

批判《三字经》 参考材料

人
民
出
版
社



批判《三字经》参考材料

北京市仪表工业局理论小组

北京石油机械厂工人理论组

人 民 出 版 社

毛主席语录

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

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

目 录

《三字经》是宣扬孔孟之道的害人经

..... 北京市仪表工业局理论小组 1

“性善论”掩盖不住剥削阶级的豺狼本性

..... 北京石油机械厂工人 王敬成 17

“三纲五常”是奴役劳动人民和

劳动妇女的精神枷锁..... 北京石油机械厂女工 李玉华 23

实践出真知，卑贱者最聪明

——批判《三字经》贩卖的“天才论”

..... 北京石油机械厂工人理论组 30

批判《三字经》宣扬的反动唯心史观

..... 北京石油机械厂工人理论组 34

狠批“学而优则仕”，誓做革命接班人

..... 北京石油机械厂青工 石 群 40

附录一：《三字经》的出笼和流传简况（资料）

..... 翟 闻 47

附录二：对毒草《三字经》的简要注释

..... 北京市仪表工业局理论小组 50

《三字经》是宣扬孔孟 之道的害人经

北京市仪表工业局理论小组

《三字经》是宣扬孔孟之道的害人经，维护反动统治的卫道经，是地主资产阶级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经。它通篇都是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动的唯心史观和虚伪的封建伦理道德，散发着没落地主阶级世界观的臭气。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武器，深入批判《三字经》，彻底清除孔孟之道的流毒。

《三字经》相传产生于宋末元初。它的出笼绝不是偶然的。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了宋朝，已经在走下坡路，封建制度日益腐朽，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激化。当时，先后爆发了王小波、李顺（四川）、宋江（中原地区）、方腊（浙江）、钟相、杨么（洞庭湖地区）等人领导的农民起义。他们响亮地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的革命口号，斗争矛头直指封建压迫和剥削制度。他们“不事神佛祖先”、“无视君臣上下”，对孔孟之道进行了有力的冲击，给了封建统治以沉重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地主阶级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采取了反革命两手策略：一方面用暴力手段镇压农民革命；一方面进一步宣扬孔孟之道，向农民起义反扑，消除法家进步思想的影响。这时，朱熹通过对四书的集注，搞了一套唯心主义的反动的“理学”哲学体系；封建文人又精心炮制了《三字经》等黑书，把孔孟之道编成了通俗读本。

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加强政治思想统治的需要。

宋朝以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都把《三字经》作为培养反动阶级的“忠臣”、“孝子”的“启蒙”课本，统治人民的思想武器。他们极力吹捧这本黑书，胡说什么“此书即一部袖里通鉴纲目”，“诚古今一奇书也”。他们还叫嚷“三字经，通人心”，“三字编成便学童，天人包括在其中，若能句句知诠释，子史经书一贯通”。孔孟的忠实信徒刘少奇、林彪之流，为了开历史倒车，也大肆鼓吹孔孟之道，吹捧《三字经》。臭名昭著的“三家村”，疯狂叫嚣“《三字经》是本好书，可惜已经被冷落了几十年”，声称要“继承”这份“遗产”。这充分暴露出这伙复辟狂要利用孔孟之道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狼子野心，也充分暴露了《三字经》的反动性，说明它已经成为地主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

《三字经》的反动内容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宣扬唯心论的先验论和剥削阶级的人性论。掩盖剥削阶级的吃人本性

《三字经》从“人之初，性本善”到“人不学，不知义”，共二十八句，集中地宣扬了唯心论的先验论和剥削阶级的人性论。

《三字经》一开头，就说什么“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意思是：人一生下来，大家的本性都是相近的，都是善的，这种本性是天赋的；后来由于各人受社会的习染、影响不同，才产生善恶的差别。这些话来源于孔老二和孟轲。孔老二说：“仁者人也”。孟轲发展了孔老二这个反动思想，更露骨地提出了“人性善”的反动观点，说什么“人无有不善，水无有

不下”。意思是，人生下来没有不向“善”的，水没有不往下流的。这是十足的唯心论的先验论。

人刚生下来，是无所谓“善”或“恶”的。作为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善与恶，是人们通过后天社会实践才产生出来的道德观念。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阶级社会里，社会关系就是阶级关系，人的本质就是阶级的本质，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因此，善和恶都有鲜明的阶级性，什么叫善，什么叫恶，不同的阶级有着不同的标准，决不存在先天的、超阶级的“善性”，更不存在什么全民一致的善恶标准。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深刻指出的：“**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

实际上，孔孟和《三字经》鼓吹的“人性善”，是有其鲜明的阶级内容的。它所谓的“人”，只是指奴隶主、地主阶级。孔老二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即“上智”的奴隶主性善，“下愚”的奴隶性恶，二者不变。孟轲的所谓“性善”，就是指具备奴隶主阶级的反动道德观念——仁、义、礼、智，他还说：“仁心”“善性”，“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就是说，凡是有利于维护奴隶制的言行都是“善”，相反就是“不善”，先天的“善性”虽然人人都有，但是只有奴隶主才能保存。按照这样的理论，剥削阶级成了天生的善人，命里注定的统治者，世界要永远由他们这类人来称王称霸；而被剥削阶级就只能世代当牛作马。可见“性善论”是为维护剥削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的血腥统治服务的，是反动派杀人的软刀子。剥削阶级的阶级利益决定了他们从来不敢公开说出自己的阶级本质。尽管他们每天都在干着

剥削和压迫人民的罪恶勾当，但他们总要装出一副伪善的面孔，千方百计地制造谎言，把剥削阶级的利益冒充为全民族或全人类的利益，把剥削阶级的阶级本性说成是普遍的、共同的人性。在封建社会走下坡路的时候，《三字经》鼓吹“性本善”，把地主阶级的阶级本性冒充为“人皆有之”的东西，其目的就是妄图掩盖地主阶级吃人的豺狼本性，抹煞阶级矛盾，麻痹广大农民的革命斗志，反对和镇压农民起义，尊儒反法，挽救日益衰落的封建制度。叛徒、卖国贼林彪也大肆贩卖这套孔孟黑货，胡说什么“仁、勇、智”这些“德性”是“受于天”的。他假惺惺地说什么要“以仁爱之心待人”，给自己披上“慈善”的外衣，其目的则是宣扬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掩盖他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用心。他一面高唱“忠恕”、“仁爱”，一面却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炮制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妄图谋害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叫嚣要一口“吃掉”无产阶级。这充分说明，林彪所谓的“善性”，就是他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吃人本性。

《三字经》在鼓吹“性本善”以后，紧接着说什么“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意思是：如果不进行教育的话，天生的善性就要变化，而教育中最主要的，则是专一地灌输孔孟之道。

在“教”的方面，《三字经》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孟母三迁”的故事，即“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另一个是“五子登科”的故事，即“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三字经》把这两个所谓“贤母”“严父”树为黑样板，就是要那些封建统治者对自己的子女灌输孔孟之道，培养他们成为统治奴役人民的官老爷，为反动阶级传宗接代。

在“学”的方面，《三字经》宣扬“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这句话欺骗性很大，很能迷惑人。实质上，它是说地主阶级好比美玉，天生具有仁、义、礼、智的“善性”美质，只要刻苦学习孔孟之道，就能象经过精心雕琢的玉器一样，成为地主阶级的“有用之材”。这番鬼话是要人们从小尊孔读经，为地主阶级忠实服务。

应该指出，唯心论的先验论和剥削阶级的人性论是贯穿《三字经》全书的一条黑线，是《三字经》宣扬尊儒读经的理论基础。它所宣扬的“忠、孝、节、义”，“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以及封建主义的教育路线等等，都是从唯心论的先验论和虚伪的“人性善”出发的。历史上一切反动阶级都把唯心论的先验论和剥削阶级的人性论做为奴役劳动人民、维护反动统治的精神武器。

(二)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维护反动的封建统治秩序

《三字经》在宣扬“性本善”的基础上，大肆贩卖“孝悌”、“三纲五常”、“十义”等一整套封建伦理道德。这一部分从“为人子，方少时”开始，到“此十义，人所同”，共有七十八句。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三字经》宣扬“孝悌”、“三纲五常”等等，就是要用这四条绳索束缚劳动人民，维持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

(1)极力鼓吹“孝悌”之道。它说：“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首孝悌，次见

闻”。意思是：“黄香温席”这种孝敬长辈之道是应该奉行和坚持的，“孔融让梨”这种逊让兄长的行为，是应该及早学习的。人应该首先具备“孝悌”之道，其次才是知数识文，通晓天下事。

“孝悌”，历来是一种政治概念，是剥削阶级用来巩固内部团结，麻醉人民，维护反动统治的思想武器。孔老二就是推行“孝悌”之道的祖师爷。奴隶制实行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度，诸侯一般都是天子的晚辈或兄弟。春秋末期新兴地主阶级向奴隶主贵族夺权的斗争，在形式上有一些就表现为父子相杀，兄弟之争。孔老二把“孝悌”作为“克己复礼”的根本，就是要反对新兴地主阶级向奴隶主阶级夺权。

后来，封建统治阶级也把“孝悌”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一方面用以培养效忠于他们的奴才，巩固内部团结；另一方面用来麻痹人民，镇压人民。凡是劳动人民反抗封建地主阶级反动统治的革命行动，都被扣上“不忠不孝”的罪名，加以残酷镇压。《三字经》中吹捧四岁就懂让梨的孔融，就是一个镇压农民起义，双手沾满了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反对曹操的法家路线的死硬派。《三字经》吹捧这个对农民起义丝毫不“让”，对法家的改革丝毫不“让”的反动家伙“让梨”，充分暴露了它所鼓吹的“孝悌”之道的虚伪性和反动性。

(2)狂热宣扬“三纲五常”。“三纲五常”是西汉董仲舒根据孔孟的反动说教提出来的。“三纲”中的头一纲说到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就是“君为臣纲”。在封建社会里，君主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封建政权的总头子，臣民们都要绝对服从他、忠于他。第二纲说到族权，就是“父为子纲”。在一家一族里，要按父亲和族长的意志行事，晚辈要绝对服从长辈，老子做了

坏事也要包庇、隐瞒。第三纲说到夫权，就是“夫为妻纲”。妻子要绝对服从丈夫。“三纲”就是要人们“孝亲敬夫”、“忠君报国”，企图以此把家庭和国家政权用封建伦理统一起来，使封建统治秩序“万世不紊”。当然，这不过是反动统治阶级的愚蠢梦想而已。

“五常”即“仁、义、礼、智、信”。这是用来维护“三纲”的反动道德教条。“仁”就是“爱人”，实际是要农民爱地主，甘心受地主的欺压、剥削。“义”就是要人们“安分守己”，对统治者尽心效力，不要违反封建的伦理道德。“礼”就是要人们规规矩矩遵守地主阶级那一套上下尊卑的统治秩序。“智”指知识，主要是孔孟之道，就是反动派掌握统治人民的权术。“信”就是讲信义，让老百姓对统治者忠诚老实；但反革命的“大人物”则可以“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实际是欺骗人民。

《三字经》还把这种“三纲五常”归纳为“十义”，就是“父子恩，夫妇顺；兄则友，弟则恭；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按照这“十义”来处理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君臣的关系，就应当是“父慈子孝，夫和妇顺，兄爱弟恭，朋谊友信，君敬臣忠”。

在阶级社会中，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三纲五常”“十义”的核心是“忠君”，它所规定的一整套封建的政治原则和道德教条，是封建宗法制度的反映，是地主阶级用来强化封建秩序、奴役劳动人民的反动工具。《三字经》宣扬“三纲五常”就是要上下尊卑各安其位，大家都无条件地做地主阶级的忠臣孝子、忠奴义仆，永远也不犯上作乱，其用心是十分险恶的。实质上这不过是血淋淋的地主阶级反革命暴力的补充。

(3) 特别强调“三纲五常”“不容紊”。地主阶级对农民的

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纷纷起来造反。地主阶级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就把“三纲五常”神圣化，推崇到“不容紊”的地步。为此，他们抬出了“天”，这就是所谓“神权”。他们穿凿附会，把“三光”、“五行”这些自然现象，硬是与“三纲”、“五常”等社会现象联在一起，以示“三纲五常”如同天上的“日月星”、地上的“水、火、木、金、土”一样，都是“天”早就安排好了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真理。谁违犯了，就是违背了天意，“天”就要用灾祸来惩罚人类。以此证明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是“天经地义”，劳动人民起来造反则是“天理难容”。这实际上是贩卖“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天人感应”的谬论，把天老爷抬出来为他们的反动统治服务。

叛徒、卖国贼林彪之流出于反革命需要，狂热鼓吹“孝悌”、“三纲五常”、“十义”，说什么这些东西可以“统一人民的思想”。他们把“忠孝节义”和“智仁勇”等儒家的反动伦理纲常，定为拼凑反党集团的一个重要的“组织原则”，作为网罗牛鬼蛇神、搞宗派、结死党，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工具，要那些狐群狗党宣誓效忠于他们林家父子，向无产阶级专政猖狂进攻。

(三)宣扬唯心论的“天才论”，维护 剥削阶级的世袭特权

历代封建统治者出于他们政治上的需要，总是极力夸大，甚至无中生有，胡诌一些一生下来就能出众的所谓“神童”的谎言，把封建统治者吹成“生而知之”的“圣人”。《三字经》中的祖莹、刘晏、李泌等三个“神童”的故事，就是这样编造出

来的。有的孔孟之徒注释《三字经》时还抬出所谓“胎教”的谬论，说什么孕妇“尝行忠孝仁爱慈良之事”，则“生子聪明，才智贤德过人”。这一派胡言无非是说才智是娘肚子里带来的，为“神童”的出现制造根据。

《三字经》在讲这三个故事的时候，说什么“彼颖悟，人称奇”，意思是：这三个小孩天生就有一个好脑袋瓜，从小就聪颖过人，以致使人感到惊奇。这是地地道道的唯心论的“天才论”。人的知识、才能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这是认识论的根本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毛主席说：“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实践出真知，斗争长才干。离开社会实践，哪里会有什么知识和才能？《三字经》列举的几个所谓“神童”，都是地主阶级的少爷、小姐。他们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寄生生活，根本谈不上什么知识和才能。把他们吹成天生“颖悟”的“神童”，无非是为了把剥削阶级打扮成命中注定的统治者，无非是为了贩卖“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黑货，维护一小撮反动统治者父传子、子传孙的世袭统治地位，永远把劳动人民踩在脚下，听任他们宰割。

林彪这个孔孟之徒，把“天才论”作为“复礼”的理论纲领，无耻地吹嘘自己的脑袋“特别灵”，是他爹妈给的，说那个小法西斯儿子也跟他一个样，就是要“大树特树”他自己的“绝对权威”，为篡党夺权，建立林家法西斯王朝制造反革命舆论。

(四)宣扬唯心史观，反对农民革命

《三字经》里讲中国历史的部分约占了全篇的三分之一。《三字经》为什么这样重视讲述所谓“诸史”呢？原来这是儒家的故伎重演。当年孔老二聚众讲学，重要手段之一就是借着谈古论今来贩卖他的反动政治思想。在他兜售的六经中，《书经》《春秋》是所谓“史书”，其余几本书里有大量的所谓“历史资料”。《三字经》的编者和孔老二一样，搬出历史的亡灵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进行辩护。在介绍历史知识的幌子下，系统地宣扬唯心史观，大肆推销儒家反动的政治主张。

(1)宣扬复古倒退。《三字经》标榜“读诸史”“考世系”，极力引诱人们向后看。它歪曲历史，吹捧远古的尧舜时代是什么“盛世”，颂扬周朝奴隶制度“最长久”；而以后的一些朝代则是“失统绪”，一代不如一代。这和孔老二的“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完全是一个腔调。与此同时，《三字经》对历史上的变革和前进横加贬斥。春秋战国是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大变革时期，它却哀叹“王纲坠”，为奴隶制大唱挽歌。对秦始皇统一中国的进步事业，竭尽诬蔑攻击之能事。把他征伐诸侯割据势力，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暴力，和那些狗咬狗阻碍历史前进的反革命暴力混为一谈，通通斥为“逞干戈”；把他顺应历史潮流，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说成是“兼并”，是自取灭亡。《三字经》编者在《困学纪闻》中胡说“秦灭于始皇”，“灭人之国，乃所以自灭也”。可见，他对秦始皇统一六国充满了刻骨仇恨。《三字经》标榜“载治乱，知兴衰”，把效法先王、竭力维持反动统治叫做“治”、“兴”；把人民的革命

斗争、进步势力的变法革新叫做“乱”、“衰”。它极力宣扬的就是复古倒退，开历史倒车。

“今不如昔”还是“今胜于昔”，“法先王”还是“法后王”，这历来是儒法两家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儒家主张复古，认为“今不如昔”，一切都是过去的好，主张“法先王”。法家主张革新，认为“今胜于昔”，现在比过去好，所以要“厚今薄古”。法家荀况响亮地提出了“法后王”的口号；韩非列举了上古、中古、近古、直到当时的社会变迁，肯定人类历史是在不断进步，一代胜过一代。这些观点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是对孔老二一伙复古派的有力批判。“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历史的洪流滚滚向前，奔腾不息，这是一条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

(2)宣扬英雄创造历史。《三字经》完全抹煞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决定作用。从根本上否认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三字经》从“羲农”数到“清太祖”，只列了一张帝王世系表，就下结论说“廿一史，全在兹”。在它摆设的历史舞台上，根本没有人民群众的地位，好象一部中国历史就是帝王将相的“家谱”。不仅如此，它还把汹涌澎湃的农民起义恶毒地诬蔑为“寇如林”，而对唐高祖李渊镇压农民起义，篡夺农民革命成果，却说成是“起义师”“除隋乱”。这是对历史的根本颠倒，充分暴露了编者的英雄创造历史的帝王将相中心论。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在封建社会里，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直接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例如，明末封建统治者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压迫剥削极其残酷，阶级矛盾非常尖锐。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一呼百应，很快发展到百万之众，使明王朝迅速

土崩瓦解，充分显示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推动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3)宣扬“天人感应”。《三字经》宣扬什么封建帝王“膺景命”，“靖四方”“克大定”，说他们平靖四方，安定天下（实质是压榨农民血汗，镇压农民革命），都是“受命于天”，是上天安排的。这是极端反动的谬论，完全是骗人的鬼话。孔孟为了维护和复辟奴隶制，捏造了一个能够主宰人间祸福，有意志的“天”，鼓吹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权是“天”授予的。董仲舒把这套谬论发展为“天人感应”说，鼓吹“君权神授”“天道不变”，为巩固地主阶级专政制造理论根据。历史上许多法家人物，对儒家的这种反动说教给以猛烈抨击。荀况就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唯物主义命题，突出了“人定胜天”思想。毛主席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这就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赋予“人定胜天”以崭新的内容，彻底戳穿了《三字经》散布的“畏天命”的谰言。

林彪这个孔孟的忠实信徒，也是反动唯心史观的狂热吹鼓手。他硬把自己打扮成受命于天的“天才”、是主宰历史的“天马”、能灭千年愚的“智者”、能除千年暗的“灯”。他鼓吹的“共创”论，是孟轲的“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的再版。拆穿了，还是说历史是“英雄”统治“奴隶”的历史。在他那个臭名昭著的“政变经”里，把一部阶级斗争史歪曲为“英雄”们的政变史；他的那些死党还挖空心思地编写反动史书，公然篡改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为他树碑立传，为他篡

党夺权，建立林家法西斯王朝制造舆论。林彪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也反对革命暴力，恶毒攻击秦始皇。一切反动派都是复古派。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恶毒污蔑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今不如昔”，把自己比做周文王，教子学习周文王“明传子孙”之道，同鼓吹“法先王”的儒家，唱的是一个滥调。

(五)宣扬“尊孔读经”，培养 反动没落阶级的接班人

《三字经》从保持地主阶级的所谓“善性”出发，大肆宣扬“尊孔读经”。它极力吹捧孔孟黑书，鼓吹“学而优则仕”，提倡“教子读经”，以便培养效忠于剥削阶级的奴才，磨灭人民的斗志，束缚人民的手脚，达到维持反动统治的罪恶目的。

《三字经》从“凡训蒙，须讲求”到结尾，都是宣扬“尊孔读经”的。这一部分的反动内容，除了宣扬“天才论”和唯心史观以外，主要有以下几点：

(1)规定四书、六经等为教育的主要内容。

《三字经》完全继承了朱熹的反动思想，把四书、六经做为必读教科书。它安排了一个学习的顺序：在学完《小学》后，再读四书、六经，然后读子书，最后读史书。《三字经》开了一个长长的书单子，其中除了把法家荀况误当作儒家而将《荀子》列入书目外，其余多数都是儒家的经典，只有几本是道家的著作，而对法家的著作却拚命排斥，由此也可以看出《三字经》编者的尊儒反法的反动立场

《三字经》对四书、六经的评价，纯粹是颠倒是非的欺人之